



湘谷初稿卷四

管仲言宴安

管仲告齊桓公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此桓之所以霸。而仲輔主以成名。聲施至今。有以也。雖然。惜其明於遠。而忽於近。求察千里。而不自見其眉睫。吾不謂之明也。且夫競競業業。舜之不懷宴安也。祇承于帝。禹之不懷宴安也。昭假遲遲。上帝是祇。湯之不懷宴安也。徽柔懿恭。自朝至日。晷不遑暇。食文之不懷宴安也。顧四聖人者。用之成其爲聖人。管仲用之成其爲管仲。吾是故惜。

湘谷初稿卷四

一

其不明也。周公告成王。無逸曰。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不懷宴安之謂也。又曰。殷王中宗。嚴恭寅畏。治民祇懼。不敢荒甯。高宗言乃雍。不敢荒甯。祖甲保惠庶民。不敢侮鰥寡。夫不懷宴安。同然三主者。聳其德。至於神明。吾是故惜。仲之不明也。秦五世伐諸侯。兼并山東三十餘郡。遂一天下。猶之仲不懷宴安也。顧極情縱欲。戍卒奮呼。而四海叛亡。此秦之不知本。而不善制其私矣。趙武靈王。身爲變服。以習騎射。猶之仲不懷宴安也。顧恣情二子。困於沙邱。百日而餓死。此亦武靈之不知本。而不善制其私矣。嗟夫。向使桓公不懷宴安。以求道。豈有

國朝  
丹徒謝庭蘭湘谷者

天懷  
湘谷

戶蟲出戶之慘耶。向使管仲不懷宴安以求道。何至有  
縷篋朱紘僭禮之譏耶。區區招攜懷遠。此桓祗成其爲  
桓。而仲祗成其爲仲也。夫不龜手之藥一也。宋人得之  
終其身不離河上。吳客傳其術。遂制強敵而伸國威。夫  
勤惰勞逸之說。豈惟治國宜善用之也哉。

抗論千古卓爾不羣

李學山先生

湘谷初稿

卷四

薛公以田文爲嗣

孟嘗君田文齊薛公田嬰少子嬰四十餘子而才文以爲太子而嗣封於薛其後文與諸侯破齊湣王走死文卒齊魏共滅薛文絕嗣無後夫聰明才智非世所謂難能而可貴哉然而戰國以聰明才智謀人之國卒滅其祚而沈其宗而身亦卒不免者何多也詩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夫上世安其耳目一其心志淵然靜謐蓋未嘗求見其才也戰國強者致其力智者竭其謀巧者殫其詐能者盡其才奮其私智而無顧忌而商鞅之信蘇秦之辯不韋之巧李斯之謀天下

湘谷初稿

卷四

三

神明俎豆之既覆其國復自糜其軀後先相望而迄不悔也然則田嬰自賢其子立以爲嗣而繼其封者乃其所以自絕其祀而禍及宗社者也嗟乎夫上世天下未平而搏者噬者蹄者觸者蓋一日不得甯焉然而聖人作世收服箱致遠之效則御之有道也聰明才智者搏噬蹄觸之具也然而天下有道世收聰明才智之用亦御之有道也向使搏噬蹄觸而不制以羈繼則民皆死於禽獸也聰明才智而不習以禮義則民皆死於暴詐也戰國知有聰明才智而不知禮義者也且夫誅夷篡奪姦欺攘竊絕滅人理常人值之宜面熱汗浹掩耳閉

目而不忍聞觀也。然戰國臣弑君子弑父陷愚威怯凌弱暴寡比比也。傳曰。怙其雋才而不以茂德滋益罪也。是故智勇明辯卓絕於世。人曰其人之美也。嗚呼。毋遽曰其人之美也。

徒恃才智者讀此文可以知返矣。

趙君舉

湘谷初稿

卷四



豫讓曰智伯國士遇我故國士報之高帝曰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故爲我禽議者因憾豫讓不能救智伯之亡而顧死之增之去是已曷爲見疑而後去哉吾以爲皆非也夫伯者之輔不可責以帝臣也戰國之策士不可律以王佐也段規曰智伯之爲人好利而驚韓魏二君曰智伯虜中而少親然而索地三國從韓魏圍趙豫讓卒不聞進一言規一策也彼必以智伯所行爲是漆身以刺襄子特匹夫求逞於一擊間耳吾曰豫讓石乞田橫五百人之流也增勸項氏立義帝似矣然新安

湘谷初稿卷四

六

戮阿房火殺子嬰而弑義帝增獨無言也增以天下爲可力取故知高帝有天子氣而急擊之彼眞項羽之臣也然謂羽殺卿子冠軍而增當去則迂矣何異責桀紂以禮讓而以伯夷之行語盜跖也

文亦有戰國氣

解鐵如

論昔非也夫伯者之輔不可責以帝臣也戰國之策士不可律以王佐也段規曰智伯之爲人好利而驚韓魏二君曰智伯虜中而少親然而索地三國從韓魏圍趙豫讓卒不聞進一言規一策也彼必以智伯所行爲是漆身以刺襄子特匹夫求逞於一擊間耳吾曰豫讓石乞田橫五百人之流也增勸項氏立義帝似矣然新安

漢末大亂。孔明躬耕隆中。視羣雄竊據。若蟻蟲之聚土。壤一不動其目。先主親訪以世事。凡三往而後見。孔明誠可謂以道自重。先主誠可謂知人也。然劉璋同姓也。定計先主而奪之國。而先主顧命。啟篡逆之跡。世之人。因致憾於先主。君臣間者。嗚呼。此古人心如皦日。而不顧後人。是非者也。夫劉璋。漢之亂臣也。父子世濟凶惡。似續藩輔。而是時大姦盜國宗社之危。如邇湯火。然而猶逆觀望。逡巡歲月。不遽肆毒者。有先主與吳爲之抗也。向使先主不挈孫氏。與之併力。曹之篡漢。不待於不

湘谷初稿 卷四

七

也。然不得蜀。先主無所獲施。强大厚集其勢。以恣其吞噬。此先主君臣所以規計取蜀也。其以國屬之孔明。何也。曹氏之勢。日日以長。而延漢祚。討逆節。先主之志也。非劉滅曹。曹必咀劉。不幸事未竟。中道殂喪。而禪之材。能委心歸計。如己於孔明乎。能興復漢祚。使逆豎碎滅。如己向者之志乎。夫使主國而殄世絕嗣。王室滅而盜賊橫。則夫力足以殄寇。而明略可與就大計者。若之何。不以討賊之事。畀之也。此先主所以屬國孔明。而不屬之子者也。孔明事禪。雖忠誠自至。然卒之禪國亡身辱。而股肱勤勤輔弼。而迄不勝一宦豎。則先主屬孔明以

後事尤義無可疑也。嗟乎！孔明於先主之既歿也，以一隅之力而屢出甲以與賊嘔，而民之做財賦之耗竭，不爲衰止。此其跡與一時割據何以異？然而驅民於鋒鏑，而民不怨，斂財賦粟而人心不去，舉數州之地而威震於華夏，而千百世下觀其行事而興感於忠貞如一日也。夫義之入人之深而積之有素如此也，嗟乎！北地之死宗廟，瞻尙之死棉竹，國勢垂盡而臣子大節如操左券而獲，非先主君臣大義養之數十年，曷克臻此。

世嘗以取劉璋爲先主病得此文正之遂爲千古

定案文貴有識信然

劉叔儉

湘谷初稿

卷四

八

孔明伐魏蓋力咋之以之死焉然而卒不能遂其志也  
史氏謬說因謂將略非其所長則非獨不知孔明抑亦  
不知合變也夫蜀之不能取魏猶魏之不能取蜀吳也  
而其間有獲濟者必其有可乘之釁也孫子曰解雜亂  
者不控卷救鬪者不搏戟故直走大梁而趙圍解秦人  
阻六國會不搖牙然而陳涉起匹夫率亡卒數百天下  
瓜分如拉枯朽孔明無孫子之壽虛無陳涉之承豐故  
決起而輒蹶也曹操瞋目扼腕以爭天下日鬪其鋒於  
袁呂間屢戰而屢得志宜若指顧而天下可定者然望

湘谷初稿

卷四

九

吳蜀之阻徜徉傍徨沒操之世而不獲一逞而會艾戎  
濬舉二國如一郡縣非操之智計獨後於諸子而時勢  
之逆順異也語曰趨時如赴響孔明於魏兵力不足以  
相壓內憂外患不足以相伺詎非難與項羽與高帝力  
戰滎陽京索高帝非項羽敵也然卒滅羽者韓信張耳  
彭越奔走於趙代齊梁如羣犬之嗅猛虎故高帝坐而  
待其困也夫宋武雄略優於隋文顧武帝入秦中已而  
失之卒不能收中夏而隋文混一區宇由宋有內顧之  
患而隋承周陳之弊故也嗟乎孔明對先主曰江東可  
藉以爲援而其輔嗣子也獨結好孫氏蓋欲效高帝之

用信越也。而江東將相非向之舊。而司馬方持魏之腹  
心。豈非天哉。

尺幅有千里之勢。不讓買生過秦。劉慈民

湘谷初稿

卷四

十



只謂百千里之勢。不讓買生過秦。

豈非天哉。

尺幅有千里之勢。不讓買生過秦。

鍾會悖逆。臨權而驕。自覆其宗。獨怪其爲母氏作傳。抑何識之審也。使會循母氏之教。雖爲聖賢無難。而會訖自敗。豈有初。鮮克有終耶。抑傳出自會作。不毋溢辭耶。將槁杌之性。夙成不移。而非母氏之所能化耶。嗟乎。會之所言信美矣。以彼其材。資母氏之教。而識足以達之。而造禍益烈者。吾是以知習俗之移易。變化爲可大懼也。夫堯舜之朝。非無四凶。而不害爲治者。君子眾而小人獨。天下之從善易也。魯衛之鄉。亦有戾夫。而禮義之稱。天下歸之者。其俗化之美。積漸然也。魏氏之興。滔天

湘谷初稿

卷四

十一

極淫。謀略尙於朝。抗巧興於世。其能者習而爲權。譎而中材相驚於誕詐。此魏之世。所以策略之士多。而篤志質實。絕跡於世也。而會雖有敏慧聰明之資。加以母氏之教。其能易耳目之所習耶。吁。又孰知夫殞身喪國。滅世絕嗣。皆智巧之所爲哉。司馬之代魏。劉之代晉。蕭氏之代宋。侵尋衍溢。且數百年。智謀愈巧。威詐愈甚。屠滅亦愈亟。於時籌策之臣。奔利角智。一無所顧。而覆其宗社。以及其族者。相望後先。何獨一會哉。詩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型。漢季以降。所謂典型幾希矣。獨是魏晉之代。暴詐甚而禮義衰。而閨門之隱。時獨有可法者。若辛

氏之明識。夏侯之節義。求之士類。蓋不可得也。或曰。淺薄之風。被於閨閣。猶淺也。或曰。否塞之世。誕降因之。而乖丈夫多狂悖。故婦人女子多明達也。嗚呼。其信然耶。否耶。

夷猶宕往絕世丰神

段慶安先生

湘谷初稿

卷四

七

夷猶宕往絕世丰神

否耶

取丈夫之節義。求之士類。蓋不可得也。或曰。淺薄之風。被於閨閣。猶淺也。或曰。否塞之世。誕降因之。而乖丈夫多狂悖。故婦人女子多明達也。嗚呼。其信然耶。否耶。

天說對

或曰韓柳之言天信乎韓曰物壞蟲由之生元氣陰陽之壞人由而生人者禍元氣陰陽者也柳曰天地大果蕪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天與人不相及曰皆非也且夫渾渾沌沌元氣彌綸然而土石生之草木生之禽獸生之人生之然而耳目口鼻謂之人角蹄奔齧謂之獸耳目口鼻謂之人薄四海窮萬古耳目口鼻皆人也角蹄奔齧謂之獸薄四海窮萬古角蹄奔齧皆獸也顧未聞有鱗毛羽鬣而人者笑言啼泣而獸者謂之天與人不相及可耶且夫草木一物也然而有折之

湘谷初稿

卷四

七

而生有移之而生有分之而生有不折不移不分而不生者且夫窮髮之南有獸焉豕尾而巨牙其生也刃其膚刺其血不然則死謂之禍物可耶天地大物也然人不生山林原田不鑿匱搜牆垣不築川瀆溝洫陂池不治宮室臺榭不作金不範土不合不燧木以燔天地頑然塊然謂之元氣得全可乎是故呱呱然而嬰者天也闐然而滅者亦天也繁然而茂天也悴然而凋以落亦天也故在人則爲仁爲智爲禮爲法爲父子爲君臣爲倫紀爲惡爲虐爲賊暴爲殺害在天則爲日爲月爲膏露爲慶雲爲甘雨爲蝕爲眚爲墜隕爲崩溢是故帝堯生

而日月合夏桀生而三川竭聖人起而海波委亂虐興  
而日星失謂天於人無與乎彼質仁抱義履貞蹈和幾  
何不爲妖祥也六出之禾戴珥之日幾何不爲怪變也  
韓曰有能殘斯人使日剝歲削禍陰陽者滋少然則盜  
路天地之功臣也柳曰信仁義以遊其內生而死爾烏  
能置存亡得喪於果苴癰痔草木然則洪水滔天堯禹  
被髮纓冠解鄉鄰之鬪也如韓之言乃莊生之言柳之  
說楊朱之流也曰劉氏謂天人交勝若何曰易曰聖人  
則之書曰惟辟奉天天人交勝未之前聞也

互古不磨之論亦互古不磨之文胎息秦漢故能

湘谷初稿 卷四

十四

字字剛勁有不可少屈之勢

劉慈民

而日月合夏桀生而三川竭聖人起而海波委亂虐興  
而日星失謂天於人無與乎彼質仁抱義履貞蹈和幾  
何不爲妖祥也六出之禾戴珥之日幾何不爲怪變也  
韓曰有能殘斯人使日剝歲削禍陰陽者滋少然則盜  
路天地之功臣也柳曰信仁義以遊其內生而死爾烏  
能置存亡得喪於果苴癰痔草木然則洪水滔天堯禹  
被髮纓冠解鄉鄰之鬪也如韓之言乃莊生之言柳之  
說楊朱之流也曰劉氏謂天人交勝若何曰易曰聖人  
則之書曰惟辟奉天天人交勝未之前聞也

題柳河東集

宗元輕躁失身。以視韓愈。譬猶鶡鶩之比鷓鴣也。其文視其爲人世。以柳配韓。非也。然自永州以後。往往多悔艾之辭。讀懲咎諸賦。及與楊誨之第二書。亦可悲已。然憂愁無聊。若不可以終日。卒以不克。至於不壽。顧視世之一失。已遂以不顧。而甘心於小人之歸。醜正以自適。不猶愈乎。然其輕易險躁。時時露於文字間。亦不能自掩也。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悖。孟子曰。君子之所養。可知。夫學者。慎毋自輕其身哉。

眼明如鏡前無古人

史小庭

湘谷初稿

卷四

五

評論河東下語如鑄

錢心弟

辨曾子固書魏鄭公傳後

子固謂鄭公以諫諍事付史官太宗怒之爲非鄭公此舉爲賢謂爲人臣事君大公至正之道其語甚辯愚以爲非也以諫諍事付史官史臣載筆或大臣見庶僚進言朝廷有受諫之善請宣付則可自諫其君自付史官則不可且下詔求言百司小臣上書未聞求付史官以爲揚君納諫之美也然則大臣如徵力足以付史官尤不可也子固謂伊尹周公諫切其君其言至深其事至迫以其書可見夫伊尹周公之諫其君存之於書必非伊周自付史官也子固謂焚稿非伊尹周公之爲後世

湘谷初稿

卷四

六

取區區之小亮爲之然則避人焚諫草不得爲忠臣自以諫書付史官始爲忠臣也孔光之姦豈去其稿一事烏得以光爲解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成王嘆美君陳謂爲良顯可知自諫其君自以諫諍事付史官必使其君至於無所容也夫臣之事君如子之事父子諫其親自書之家乘此豈人子所爲耶夫父之教子自書其訓可也子不可以諫父之事宣之於人也太宗末年漸至拒諫至不聞遼東之敗如子固所云然不得以鄭公自以諫諍事付史官爲人臣事君之極則也故不可以不辨

摧鋒陷銳無堅不破

解鐵如

湘谷初稿

卷四

七

湘谷初稿卷四

湘谷初稿卷五

丹徒謝庭蘭湘谷著

漢高祖論

太史公曰高祖光有四海叔孫通頗有所增益滅損大抵皆襲秦故世之論者因謂高帝創業不知講求三代遺法而通之陋至使文武盛烈不能復觀於後世嗚呼何不合世變之甚也且使帝行吉凶賓嘉之禮升降上下俯仰揖讓其能追蹤前烈乎又使復井田興學校循有周一切制度足以洗創陋習乎記曰忠信禮之本也又曰中正無邪禮之質也不知本與質然且曰行禮

湘谷初稿

卷五

一

也可乎不可也且帝破巨敵削羣難不用間則用誑也不用僞則用譎也狙獯欺詒而仁與義棄之如芻狗然且曰行禮也可乎不可也雖然謂帝不足復文武禹湯之盛則大不可夫改過人之難也帝多明略而易從善然至於履大位享尊安而一聞衛尉之言雖不悅而終出何於獄此固已有王者之資一矣情欲至難割也帝溺愛少子然終不易儲副而定宗社大計此固已有王者之資二矣犯鋒刃履創夷帝之事也顧一聞詩書而悅此固已有王者之資三矣夫帝有王者之資三然而治不能比於前代者耳目所聞接皆霸術故也嗟乎夫

帝舜德之聖也。禹曰：惠迪吉，從逆凶。益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湯武王者之盛也。虺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爽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帝所悉者，非吞楚之奇計，卽王齊之密謀也。非醢臣之詐術，卽欺敵之祕策也。然且曰：一行禮足以復王制於誰欺乎？且夫先王成憲爲法於後世，然有襲其跡者，有得其意者。詩書之所陳，伊傅周召之所進戒，而後世知遵而守之，所謂得乎先王之意也。三代之所損益，事物度數之所變易，此則創造視乎其時而行之，止得其跡也。不究帝得天下之大略，而觀所驅策之股肱心膂，而責一通而咎帝掃滅先王之遺

湘谷初稿

卷五

二

法所謂源之未濬而澄其流者也。

磊砢多節森如千丈松

李學山先生

蕭何論

三代遠而伊傅周召絕於世。接乎戰國。謀詐用。智巧興。暴秦之世。大臣貢諛。生民罹塗炭。而天下重困。漢興。高帝創大業。蕭何首以元功爲心膂之佐。然史遷譏其謹守管籥。依日月之末光。未有奇節。後世言相業者。羞稱焉。吾以爲過矣。如何。非特宰相之才不可及。而其識其量亦正未易易也。夫美何之功者。謂其侍太子。全關中。轉漕以給軍食。遣軍以補缺亡。收圖籍於秦府。識韓信於亡命。然此特其明略之獨絕。而未有以窺何之大也。夫楚漢分爭。才智用命之秋也。勇者無餘力。能者無餘

湘谷初稿

卷五

三

謀。於是酈生陸賈隨何縱公韓彭絳灌之屬。或以辯智。或以材武。紛紛籍籍。颯至而電發。雲合而霧集。而張良陳平。又以密謀奇計。居帷幄之中。舉指搖目。揮闔楚漢。而何計不如良平。辯不如隨陸。材武不如絳灌等。而功名藏於府庫。高帝君臣之契。始終無嫌芥者。獨以客之功。夫與人爲善。而不自用。真宰相也。語曰。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推是以往。其於天下大計集眾思。以廣益。豈淺鮮哉。吾以謂何有宰相之風矣。且夫舉善進賢。宰相之事也。漢廷諸臣。俊雄奇偉。環異之士。翱翔於百辟。而材優公輔者。亦冠劍磊落於左右。然安集百姓。與天下

休息度無出曹參右者而參何之所怨也夫世之盛也推賢讓能於是有舉讐之事書之於冊以爲美談亂世去賢聖遠強侵弱眾掩寡況至於秦燔詩書殺儒士而何又以文法吏繼之哉何之卒也參告其舍人曰促治行吾將入相夫參之賢足使何忘其怨何之誠足使參知其不報怨參誠賢矣而何之量顧不遠哉書曰以公滅私其是之謂與秦之亡也繁刑嚴誅百姓怨而海內叛楚之亡也暴虐以重禍然則愛民者天下之所歸也楚漢相持於滎陽丁壯膏野草老稚弊轉輸智勇俱困進而不得解而是時漢關中饑人相食夫天下之勢未有所屬也漢之爲漢不見勝也天下之心容容無所倚且又歲饑迫之於是何鎮撫關中足糧餉興士卒立宗廟治宮室作縣邑卒未聞有一夫叛者是以知何愛民之深也夫帝之於何忌其功也亦亟矣何長念卻慮自解於帝其用心亦良苦矣謂何方旦夕惴慄之不暇而何觸上之忌爲民請上林棄地至下於廷尉是以知何愛民之深也夫戰爭之世臣所以爲其君謀者計惟土地辟兵食足也權使其土虜使其民度非所恤也吁又孰知夫失其民者之足以絕世覆祀哉漢祚四百百姓附之而心不去吾知何與有功也而遷顧以刀筆吏少

之所謂是非頗謬於聖人蓋亦此等焉爾已

深識名言 蘇誠伯

湘谷初稿

卷五

五



深識名言 蘇誠伯

文選諸書非成德亦聖人蓋亦此等焉爾已

治天下者觀其勢而已。善爲治者因勢而利導之。如轉圜如決壅。如駕四牡而行周道。如此而至於摧折舐滯。顛跌而頓撼。吾不信也。不善爲治者不知先後。不顧順逆。如巴人之曳蛇。如越馬之適燕。倒行而逆施。如此而不害於國。不辱其身。吾不信也。鼃錯事景帝。謀削諸侯。卒罹其難。蘇軾責其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不能如禹之治水。爲天下犯大難之衝。是以此循是說也。可謂塗學者之耳目惑世誣民尤劇者也。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

湘谷初稿

卷五

六

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軾所言。使倖倖小夫以宗社之大僥倖於一擲。而不顧其後。至於國危君辱。身與其禍。而得以藉口嗚呼。何不思之甚也。且夫唐虞三代。與戰國秦世。不易民而治天下也。然而唐虞三代。興利而利起。除害而害去。民歸之如水之就下。愛之如子弟之戴父母。戰國及秦。其君若臣。日夜專專立法制。一風俗。謀所以強國尊主。墾地裕民。然而下憎之如仇讐。患之如疾痛。之在其身。斯須而弗忘。而處其上者。懍懍若虺蜴之與居也。此其故何也。唐虞三代之治天下。其勢順戰國及秦。其勢逆矣。錯之所陳。吳起商鞅韓非之

故智也。幸而不成，而身爲戮沒。不幸而成，而景帝以刻深之資，輔之以錯。吾知更法令，立威權，天下被其毒，民無所告愬。文帝元默躬行之化，於是焉窮。而漢之爲漢，幾何不爲暴秦之續也。且夫治國如治身，神完而氣盛，百疾絕於外，膚革充盈，而手足便利，上也。羸餒多疾，而識所後先，無遽針灸其支體，攻伐其腸胃，恤恤焉以求固其元氣，保其天和次也。愕然其中羸然其貌，方且構藥石進醫師，鍾乳烏喙，雜然並下，然求藥未備而身死，比比也。是故唐虞三代治成，制定體正，而疾去者也。漢之孝文、宋之仁廟，勉強德化，不特禁令求實其體膚，而

湘谷初稿

卷五

七

不敢輕試藥餌者也。商鞅變法於秦，而秦亡。安石變法於宋，而宋亂。鼂錯行法於吳楚，而七國叛。建文諸臣施法於諸侯，而燕兵起。叢疾之體，藹然中虛，而方責效於終日。陰陽之劑，無所不至。投藥未徧，而殺身者也。彼錯者，躬爲殘刻，以倖爲利。吾以爲不死於諸侯，必死於刻薄之制。不死於袁盎之讒構，必死於萬民怨讟之口。適遇吳楚之事，天下負之以不智之名，而害止其身，而軾方惜其務爲自全。至於覲禍也過矣。

論及錯議成而愈有害於漢，最爲深刻獨到之論。

發前人所未發 趙君舉

雄辯驚筵東坡望而卻步

凌木生

湘谷初稿

卷五

八

蘇轍論東坡望而卻步

凌木生

荀彧論

荀彧從操造謀助逆協成操勢於後立異於操殞墜厥命魏志貶之是也裴松之以謂亡身殉節可謂任重道遠志行義立抑何言之謬與夫彧席祖父叔父世德之盛抱清通之質美者以王佐才歸之後見其橫被禍虐不善厥終以爲守得其正可謂愛而不知其惡也夫知人之謂才彧以操可與有爲與則勉之以正爲衰漢之貞臣彧之責也以操不可與有爲與則彧與計事垂二十年操之爲人不如燭照而龜灼哉然且披腹心示情懷欲安所歸咎也且操之於漢賊也入主人之室挾

湘谷初稿

卷五

九

若筈攫若貨又剗刃腹中彧從其後爲之啟外戶之鍵指窟室之藏已乃攀其臂徐徐之於是向主人居功可乎夫使操據兗州之地爲不拔之計誰之策也挾天子令諸侯誰之策也規袁曹之勢出奇制勝卒使操有河朔深根固本成篡奪之禍誰之策也然則彧之助操是傅虎也漢之有彧是走鹿遇角又有倚之者也而議者顧撫其略而惜之而曲爲之辭過矣且夫彧之殺身於後也操慘而賊與之協謀則朔越爲父子勢異猜逼則腹心而屠滅操之留彧於軍其心已死之久矣彧見中操所忌而駢首道路無脫禍者眾矣已能倖免而冀

貸其死耶。此其計無復之而出於自殺者也。而義之而  
獎其志。是終其身爲不善。復以一死而得美名。何或之  
幸也。嗟乎。夫難得者才也。顧有才而不善用。不如無才  
之爲愈。自後世之士。以有才而謀人之國。而覆滅宗社。  
以致禍其軀。何可勝道哉。曹氏用荀彧。諸人迄移漢祚。  
卒之篡弑酷暴。進而益甚。然畫謀之臣。碎首殞命。而覆  
族於其間者。亦爲不少矣。不重可哀也。與松之。又以賈  
詡與二荀同傳。爲失其類。夫操之造逆。二荀之謀。爲多  
而詡爲李傕郭汜一言。而禍流社稷。魏志合之。爲同傳  
者。明乎漢之移。而爲魏。此三人成之也。

湘谷初稿

卷五

十

一經洗滌名義皎然松之當變色地下

錢心弟

唐太宗論

人主之量不可有所止。小白之霸，生心於莒，重耳之霸，生心於衛。國威振，霸功顯，欲加毫末，不可得也。甚者氣驕而志憤，聲色誘之，嗜欲奪之，則隳前功而啟後患。哲后不然，位益高，心益下，居安思危，終其身如不逮。故臯陶曰：無教逸欲，有邦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比物此志也。嘗怪唐太宗以神武之資，撥亂反正，用人如由己，改過如不及，納諫諍，親善良，貞觀之治，求之三代，下蓋見亦罕矣。然而善作者不善成，善始者不善終，失德敗政，迭出於未造，豈得之易而守之難與。抑前此從善非誠與。

湘谷初稿

卷五

十一

吾於是知太宗事有所止而志有所極也。夫煬帝之凶暴，己所稔知也。戮諫臣，弊百姓，恣意極欲，以覆宗社，猶目前事也。手翦元惡而代之位，而復蹈其前轍，非所以安國便事也。目覩禍亂，則知覆滅易，躬創大業，則知締造艱。開言路，所以保富貴，息百姓，所以利國家。貞觀之初，言及煬帝，太宗無不悚息以聽者。臣無不獲褒嘉者。諸臣舉煬帝劫君之惡，太宗鑒煬帝自劫其私，吾見君若臣劫而成此治也。國已固矣，民已附矣，身安逸樂而驕侈隨之，貽謨替而禍難興，固其所也。且夫容直言，美德也。媿湯武而邁成康，太宗之志也。改惡而從善，諱不

足致治而訖於敗者。惜其志大而學寡。而羣臣裨益。一切謀詐用。而權譎勝。而聖賢相戒懼之道微也。周公之言。殷三宗曰。祇懼不敢荒寧。不敢侮齔寡。而言太王曰。抑畏。言文王曰。小心。太宗抑強悍之性。役矯揉之氣。以從善。而欲其慎始而善終。詎非難與。械虎豹於陷阱。而謂其不搏噬。困狙狝於羈繫。而謂其不跳踉。吾不信也。夫太宗納魏徵之諫。如恐不及。徵卒而徵之忠言猶在也。所陳利弊。未盡施而舍也。然遽怒徵而仆其墓碑。非徵一人。先後有異。太宗聽言之心。異也。嗟乎。太宗賢明。而加之勵精以求治。然而創造不終其業。驕氣害之也。

湘谷初稿

卷五

三

傳曰。佚能思初。安能維始。惜夫太宗未之及也。

斷制精明。議論雄傑。

段慶安先生

忠臣良臣論

魏徵告太宗曰願使臣爲良臣勿使臣爲忠臣上曰忠  
良有異乎對曰臯陶稷契君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  
臣龍逢比干面折廷爭身誅國亡所謂忠臣嗟乎敵人  
主以天下自私必由徵斯言也夫人主者天下治亂生  
民休戚之所係而非以天下供一身安樂之具也如以  
天下供一身則有所慕而爲善有所惡而不爲不善何  
以爲有道之主也充徵之所言無尊榮之樂人主其怠  
於爲堯舜乎無國亡之害人主其不憚夏殷無道之爲  
乎且太宗滅隋氏而代之位以天下爲尊榮也禍起閭

湘谷初稿

卷五

三

牆而互吞競亦以天下爲尊榮也而徵復從而懲惡之  
所謂蓄膏而助之熱薪也或曰孟子在齊爲王言者亦  
夥矣故曰好貨於王何有好色於王何有夫好貨好色  
亡國之事也然而孟子以是導王徵欣羨君所樂聞者  
而賊君所大懼者何渠非引君之苦心乎曰無利之之  
心雖好貨好色不害其爲治有利之之心雖述堯稱舜  
不救其爲亂且太宗豈不曰行仁義而求治乎夫行仁  
義而擇利是謂求治而擇亂爲徵者宜曰臯陶稷契君  
臣協心仁義之主之所爲也龍逢比干身誅國亡不仁  
不義之所爲也而曰俱享尊榮則異乎孟子者在此決



陸贄論

贄事德宗以諫諍顯顧帝既離禍難而贄言不日至讀史者曰方是時蓋相李泌嗚呼此豈所以論贄哉且泌何如人耶泌固賢者也必不忤害於直臣之多言又贄所謂堯舜其君者也必不顧避而有時不言嗚呼贄之不言非贄之過蓋帝之過也論者曰箕子佯狂於殷而爲周陳洪範叔孫逖秦歸漢制作儀品非箕子不忠而叔孫叛其親不可爲言也且贄之言於始也固有裨益之功矣然非帝能受盡言也勢爲之也贄非能堅帝使受盡言亦勢爲之也顧猶恤恤乎帝之銅蔽而不能救

湘谷初稿

卷五

五

禍患旣平豈徒言之不克見聽不罹誅罰則幸也此贄所不得已而罕言也然且贄卒見逐於鯁直昔者齊威王下令曰能而刺過者受上賞上書者受中賞能謗議者受下賞於是進諫門庭若市夫帝褒直言者誰乎帝意多忌而好見人過夫多忌則不信才賢好見人過則臣之咎惡日至此贄所爲無從復陳其說也竊嘗譬之臣之於君如影之隨木而響之赴聲木曲者無直影聲戾者無美響是故帝堯在位則舜禹爲之佐而共驩無所肆其惡殷紂在位則廉奄爲之臣而微比無所陳其忠帝之信姦佞也與之胖合而爲一體則贄事帝卒見

斥於直也。宜也。嗟乎。夫直言者。君之耳目也。審其視聽。而身安焉。德宗之有贊。可謂有離之明而曠之聰也。然而帝罹顛躓之患。不用其明聰故也。今試使人入於坎陷。人必憤於色而怒於辭。顧聽言則屏忠鯁之耳目。而貽莫大之禍。惜乎不以德宗之用人為鑒也。

讀書有識故能言之中的 趙君舉

湘谷初稿 卷五

去



讀書有識故能言之中的 趙君舉

莫大之禍。惜乎不以德宗之用人為鑒也。

而帝罹顛躓之患。不用其明聰故也。今試使人入於坎

陷。人必憤於色而怒於辭。顧聽言則屏忠鯁之耳目。而

貽莫大之禍。惜乎不以德宗之用人為鑒也。

讀書有識故能言之中的 趙君舉

王安石論上

王安石相宋神宗。創行新法。君子謂亡宋室者安石也。或者以爲燕山之役。距安石枋國垂六十年。不足爲安石罪。嗚呼。此豈知世變哉。夫宋號多君子。然而亡國由小人之錮蔽也。原其所以致此者。則知安石造禍之烈也。安石行新法而小人進。小人進而君子退。君子退者。亡宋之本也。語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宋自太祖太宗承五季之亂。環甲躍馬以取天下。於是識趙普於主藏。竇儀入見。亟索冠帶。薛居正輔政。憂及其子不肖。仁宗在御。慈祥愷惻。愛民如子。自大僚執政。以至百司奔走。

湘谷初稿

卷五

七

之士無一非其人者。故澶淵之役。卒能以危爲安。英宗之世。兩宮不和。而從容指顧之間。迄以大定。茲非得人之效與。何其盛也。洎安石起一舉而空之。嗚呼。烈矣。宋有王欽若。陳彭年。諸姦煬蔽於前。有丁謂擅權於後。然不害君子之進。而安石當國。君子無遺類者。有新法以爲名也。夫去君子而有名。而君子之禍亟矣。始皇以挾書爲名。而儒冠之類盡。十常侍以黨錮爲名。而死者七百餘人。然則青苗諸法。厲民之階。而尤陷正之阱。百姓病。有君子足以維持之。善類盡。而天下岌岌不克終。日此宋所以浸荒浸廢。日趨陵削。而莫之救止也。嗟乎。宋

室數世之君子自太祖太宗栽培養育而後收其效靖  
康舉朝之小人由安石深根固蒂盤踞不解而後植其  
類由是羣陰用事伏陽不興左右以將順爲賢在朝以  
苟且爲能人主肆意妄行於上百姓囂然不靖於下求  
國無亡不可得也昔者趙高殺言鹿之君子而秦亡袁  
帝戮王嘉諸君子而漢亡唐投清流之君子而唐亡宋  
賈似道當國江萬里而外無幾君子僅有一宮人言襄  
陽被圍事似道殺之而宋亡明崔魏之黨協心攻東林  
君子然其時君子未絕也莊烈帝好諛惡直信溫體仁  
周延儒諸小人斥劉宗周黃道周諸君子而明亡然則  
湘谷初稿

卷五

六

進小人退君子安石惡能道其罪

論安石之誤國咸謂其行新法且執拘耳作者獨  
責其進小人次篇又謂其進小人由氣質之蔽真  
探本之論識見既卓而用筆沈鬱頓挫足以達之  
洵偉論也

段慶安先生

王安石論下

安石承仁宗末造。凡百頽墮。因循不振之後。慨然欲有以矯世厲俗。讀書懷古。俯仰三代。其志不可謂不篤。富貴貧賤之跡。不一動其心。聲色之好嗜。欲之侈。舉無足攷其慮者。其守不可謂不固。居今世。行古道。以堯舜其君民。爲己任。其願不可謂不厚。其矯激自負。尤欲與千古之聖哲相頡頏。而直謂其暱小人。禍君國。安石固不受也。然而卒與亡國之臣同罪而棄之者。則氣質之蔽累之也。語曰。木必先腐也。然後蟲生之。今夫舟乘風振柁。瞬息百里。然而衝駭浪。觸巨石。呼吸性命。不可救止。

湘谷初稿

卷五

九

豈誠樂蹈萬死之地哉。履順之至而不知止也。夫呂惠卿之蘊。不可與安石同日語也。而惠卿之見知安石。尤不若司馬光范鎮劉恕孫覺諸人之相與切磨道義。上下議論之熟且久也。而安石之才之識。又非不足以知惠卿也。然方其進取之時。舉一世賢哲不足與之並。及其愎戾恣睢。護非自用。一檢巧熱中之惠卿。足以蔽之。而諸君子莫能爭。嗟乎。安石之受蔽者。非蔽於惠卿。蔽於好諛也。惠卿之蔽安石。非惠卿足以蔽之。蔽於安石之有間也。安石當齟齬鑿柄。舉朝爲難之時。喜於同類之有助。故開誠見心而不疑。惠卿負檢邪姦佞。辯捷傾

險之資樂於自售其術故甘心獻媚順適之無不至然則諂諛躁進欲求速化之小人又誰不足以蔽之也是故陋如曾布且引爲腹心矣悖如李定且樂爲左袒矣夫士君子學古懷道陳禮樂述先王又其君有高世主之心虛左以待而乃固執己見不通世變使小人乘之爲國之蠱吁謂之何哉詩曰其德靡悔又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己則執拘於惠卿乎何尤雖然安石不足責也司馬公繼政一切由舊復差役法子瞻爭之范堯夫爭之而公持之益堅堯夫曰若欲媚公以求容悅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貴然則溫公猶未盡能以德勝質也夫君子慎無爲質所勝哉夫以寇萊公社稷重臣而失之徧孫明復胡翼之以聖賢期待而不能相容夫一有所蔽不辱其身不害於國未之見也自後世之士不能履中和之則此其人非必處乎顯也其家庭父子夫婦兄弟一任剛柔緩急轉相非議以取囂凌之咎比比然矣有志之君子所當鑒之而深自省哉

篇末兼論及司馬寇萊與孫胡二公實爲至論非

刻論也 趙君舉

漢光武唐太宗明太祖論

漢光武獨用明察。不任三公。權歸刺舉之吏。而羣下苛刻。各自爲能。故朱浮謂有罪者心不厭服。無咎者坐被空文。唐太宗知煬帝偏信虞世基而亡。屢爲臣下言之。然以治書御史權萬紀爲耳目。致張蘊古死於非罪。明太祖欲得羣臣過惡。而設錦衣衛刺事。然煩刑嚴誅。無罪被戮者尤眾。嗟乎。三主者。豈非欲權操之上。而不使魁柄下移哉。然小人卒乘之。以恣橫。蓋不循先王知人之法。故不明於任使。而斥逐誅殛之刑重。而事卒不治也。舜曰。臣哉鄰哉。鄰哉臣哉。又曰。臣作股肱耳目。顧虞

湘谷初稿

卷五

三

廷非無四凶也。然不害舜之爲理。語曰。雖有湯武之德。復合於眾人之言。又曰。先王善與民爲一體。明主知其然。故求言以來之。故書曰。嘉言罔攸伏。高宗曰。啟乃心。沃朕心。子產不毀鄉校。胥是物也。且夫任眾人則公。譬之耳目手足。各司其職。而致身之安也。任一二人則私。譬之目不視險。足不擇易。而心測夷險。以進又瞽者。從而亂之。鮮不躓也。善乎蘇軾告其君曰。人主欲威福自操。莫如用公議。公議所可。因而可之。公議所否。因而否之。如是。未有大服人心者也。君舍公議而行威福。君所謂可。左右嬖倖亦以謂可。君所謂否。左右嬖倖亦以

謂否。如是。則威福移於下。未有不亂者也。書曰。其難其慎。惟和惟一。夫以賤而謀貴。以小而圖大。則不和莫甚也。故魏文任校事而公卿懼罪。吳主用典校而非辜破戮。二主非不明於事而熟於計也。然而刑罰瞽而用舍紊。則以柄予小臣。賤人未有不致禍敗者也。且夫哲后之用人也。使私不得害公。讒不得間忠。忠讜奮於下。賢智興於上。人主虛己以聽。以來直言。以周知天下利病。又何壅蔽之足患哉。

通達治體卓然名言

段慶安先生

湘谷初稿

卷五

三

湘谷初稿卷五

湘谷初稿卷六

丹徒謝庭蘭湘谷著

贈解鐵如序

予少時讀逍遙游曰莊生千古一善遊人也胸中不知吞幾許雲夢矣不然何以所見若是今夫五岳四瀆人跡不絕於其側而一無聞焉者不善遊故也吾友解子鐵如夙嗜遊予窺其爲人世俗所嗜好漠然不一至其心於是知鐵如洵善遊者也夫好在是則志專於是昔之言好遊者足跡涉萬里已而曰如顏子原憲終老陋巷蓬戶而其心充然有若囊括於天地者此悅志於四

湘谷初稿卷六

一

海彼遊心於一室比物此志也使顏子原憲無以深得於其心則陋巷蓬戶與岳瀆之居人等予家江之南所見至狹然時登高見長江之水自西下駭浪如傾山中流岩石一拳互終古與巨浸相吞吐不少異輒喟然曰人確然有所持不爲外物所侵奪當如是矣太史公周覽四海名山大川故其文疏宕有奇氣予以爲史遷苟無是氣名山大川不能爲之力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已大而物小也豈登山使然哉解子近從泰岱來出其所記授予讀之慨然有世道之感吾以此知其好遊有自也解子遊泰山之言曰茲遊如讀經

史覽其大概。而其中曲折盡致。待人自相尋味。讀書四十年。茲於遊泰山得之。然則解子不獨善遊人也。既得於山水之助。以堅其心氣。歸而鍵戶日從事於鉛槧。吾知顏子原憲之樂。當有得於寂寥下帷時者。所云世俗嗜好。相去豈直百舍而近哉。

有綸巾羽扇之度。諸葛君真名士也。承受直先生

湘谷初稿 卷六

二二

音論中陳鳳之真澗其岳真谷士也

韻我昧去豈直百舍而近哉  
賦隨平風遠之樂高升固然殊寒不勝制香  
賦山水之助以堅其心氣歸而鍵戶日從事於鉛槧  
下筆茲然蘇秦山再之然恨離于不辭善遊人也  
史覽其大概而其中曲折盡致待人自相尋味讀書四

送劉慈民序

予與劉子遇甚奇。相得甚歡。論文甚契。知心甚深。而言別則甚速。如此安得無言也。有人於此。其學同。其嗜好同。其志趣則又同。而一握手。而輒有行役之感。復不知後此之見在於何日。其於爲心何如也。劉子見予文。因索交。予莊生云。跡者履之自出。而跡豈履也。然劉子讀予文。一讀之。已而復讀之。而猶憾以爲不暇精詳也。予讀劉子之文。而知其先世懿行之盛。而劉子於義烈節事。不憚言之再三。誰謂文也。而不得其爲人哉。雖然。予與劉子居甚邇。有時竟日不見。見之有時。相視默坐。而

湘谷初稿

卷六

三

無言文也。云乎哉。劉子行矣。人之少也。苦於志不立。及其長也。苦於行不成。予年今及五十。劉子少予二齡耳。然惴惴焉。仰視古人而慚。予與劉子蓋俱不能免也。此行也。相去數百里。而遙然。其行身猶之一室也。劉子有所見。惟期屢以策予。無重予之慚也。顧吾之志氣。視前日加頽。疾病之攻吾身。視前日加甚。吾恐吾之慚終無復瘳也。而劉子朝夕手一編。且語予曰。盍有言以贈我。此其志氣之壯盛爲何如。異日者。行成學尊。吾恐吾之慚無已時也。嗟乎。吾有言如此而已。劉子幸教之。無予棄也。

讀此序見湘谷好學自勵之深凡有志者當書一

通以作座右箴 趙君舉

讀此文可知湘谷交誼之重 錢心弟

湘谷初稿 卷六



讀此文知湘谷交誼之重

讀此序見湘谷好學自勵之深

凡有志者當書一通以作座右箴

送桐城張星北序

同治壬申客維揚。求友於朋交中。僉曰：張子星北善爲古文辭。已而識張子。軒爽豪邁。聽其言。豁如也。已讀所爲古文辭。磊落如其爲人。兼工詩。詩如其文。已相知久。益習之。非文士也。張子與予故不相識。然一見予如素交。久而益款款。吾潤與揚壤相錯。客邸中宜多親暱。然予出門不知其所往。而覲張子。輒相視笑樂。忘其宿憂。予兩人相得。持似他人。蓋不能解也。顧無幾何時。而張子有山左之行。予深惜其言別之速。不能已於懷。故敘作合之情。以爲贈。張子爲人坦直。篤於故舊。嘗客蘇。遇

湘谷初稿

卷六

五

橫逆已而事解。橫逆者爲愧謝。顧無芥蒂。且導之於善。嗟乎。予甚重夫張子者此也。惜乎與之處不久。而後此之見。時日未可卜。謂予何能翹然於懷也。送同叔而題刊落浮華。愈淡愈永。錢心弟

古文輯言而歸題于神爽豪邁聽其言豁如也  
同治壬申客維揚求友於朋交中僉曰張子星北善爲

繆文貞公集序

嗟乎。天之生忠臣。豈偶然哉。夫君臣父子之道。與天地俱生。然處君父之變。而忠臣孝子。尤著於其間。此天之心也。故逢比之後。忠節之臣。獨多於前代。蓋莫盛於前明之世。如死奄禍。西谿繆公。其一人也。考公之時。若楊若左。身遘事會。力迂大對。而公服官禁林。職在文翰。少一委蛇。可以免禍。然而公危言鯁論。與諸忠爲拳拳。有不惜併命之意。卒之同飽豺噬。蓋天地之義氣。鍾諸公身。雖欲喔嚀。而有所不得也。公著作多散佚。有存稿若干卷。在裔孫鍊卿處。歷世傳鈔。中多魚魯。鍊卿謀付剞劂。或曰。公大節卓著。昭如日星。奚藉是遺集爲。余曰。不然。夫人終身爲日星。所覆冒然。一舉首而覩。瑞日景星。而尤爲之快。故屈子之死人。知屈子之忠。然讀屈子騷經。而尤爲之流涕。然則忠節之文。在天壤亦卽天之義氣之所憑也。而讀公稿。而勃興感慕。其爲功豈少哉。鍊卿壽公斯稿於梨棗。非獨表揚先代忠節。其於世教亦大有裨也。將刊屬蘭校讎。且使爲之弁言。蘭慚惡爲謝。不敏。鍊卿屬之至再。因不辭固陋而爲之序。然而慚惡則不能解也。

文有真氣故不可磨

蘇誠伯

先文貞慘遭闖禍遺文多散失有從野堂稿曾行  
世然 四庫書目已不載知已久佚 鐫 遵先嚴命  
重為刊行謝君惠以大序顧子孫讀之曷禁泣然  
也 裔孫繆之銘謹註

湘谷初稿 卷六

出  
重為刊行  
世然 四庫書目已不載知已久佚 鐫 遵先嚴命  
重為刊行謝君惠以大序顧子孫讀之曷禁泣然  
也 裔孫繆之銘謹註

李學山先生述舊序

興化李先生著述舊三卷。予受而讀之。蓋集其先世手澤。與鄉先輩撰述。及四方賢士往來邑中。酬唱之作。總如千篇。或曰。興爲邑僻處。揚東隅。然名臣宿望不絕。其文章皆震耀海內。而績學之儒。說經鏗鏗。偉人奇士。經世碩畫。如山積。至於山林墨客。以騷韻寫其意趣。而足與元美于鱗輩上下角逐。又代不乏人。先生是述。使世人讀之。不啻求珠於淵。取玉於山也。是以採摭不憚。若是之勤也。予曰。此殆非先生意乎。昔楊文襄公一清敘韋秋山集。深嘆其閉戶守高。郡邑賢大夫。思一識其面。

湘谷初稿

卷六

八

輒不可得。旣而曰。古今作者何限。碑版照天下。區區斯一家言。雖不存可也。嗚呼。吾是以知文襄爲宰相才也。夫宰相者。天下羣才之所歸。而宰相雖不見其才可也。故世曰。房杜作相。傳無可紀之功。而言相業者。推房杜古者。大夫七十而致仕。老於鄉里。名曰父師。士曰少師。以教鄉人子弟於門塾之基。而教之學焉。夫古君子在止。貴有天地廓然無我之量。而智名勇功。効於世。而在不貴。棺篤善長。使邑子弟聞其風而效慕之。而人才自閭里仁讓而蒸爲風俗。先生是述。蓋有三善焉。先代述作。獲炳睥於世。不至湮滅如煙梗。一善也。使爲子孫者。

見先生肫肫於祖德而興其孝思且懼舊緒之弗克續  
二善也使鄉後學識先進德業如此其盛而黽勉以從  
事而朝廷由此收得人之用三善也是故由先生是  
述而觀斯邑名世頌望著自古昔而前者鄉賢大夫所  
以孜孜造就里閭當必有在顧讀是述或以爲集中詩  
若文之美足以與世之譚藝文者狎主牛耳一日之盟  
則於先生述舊之意殆其遠夫質之先生以爲然乎否

坐嘯風生目空一切

凌木生

湘谷初稿

卷六

九

坐嘯風生目空一切

凌木生

限飲決生與晉之意故其意夫賈之夫生以爲然乎否  
善文之美足以與世之譚藝文者狎主牛耳一日之盟  
則於先生述舊之意殆其遠夫質之先生以爲然乎否  
述而觀斯邑名世頌望著自古昔而前者鄉賢大夫所  
以孜孜造就里閭當必有在顧讀是述或以爲集中詩  
若文之美足以與世之譚藝文者狎主牛耳一日之盟  
則於先生述舊之意殆其遠夫質之先生以爲然乎否

周頌韻考序

書曰歌永言永者長也音韻所從生也樂記曰聲成文謂之音又曰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倡而三嘆有遺音者矣古之王者功成作樂以見郊廟所以蕩滌邪穢斟酌飽滿巍巍皇皇充滿天地及其調和諧合鳥獸盡感然而歌詩謂無有音韻焉此聲不成文也豈理也耶且夫清廟之歌壹倡三嘆非一人倡之三人從而嘆之也一一言也三嘆反復咏嘆也古詩所謂一唱再三嘆是也斯所以有遺音也周頌郊廟樂歌漢以來未協韻宋賢紫陽集傳未全叶頌韻國朝亭林顧氏西河毛

湘谷初稿

卷六

十

氏皆竭終身之力以講音韻顧氏謂周頌之詩多若韻若不韻毛氏謂清廟維清般武諸詩俱通體無韻此誣聖也夫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乎詩而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顧曰歌詩無韻焉此誣聖也愚竊本壹倡三嘆之旨以讀頌詩又樂記曰倨中矩句中鉤知韻有陰陽曰纍纍乎端如貫珠知首字有韻而以下合其曰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韻有陰陽之謂也曰流而不息合同而化纍纍乎端如貫珠之謂也顧愚無曉解而莫之就正吾恐如眇者不識日扣槃捫燭之譏其可免耶

字各有韻可謂見解獨闢世人但於句末求韻遂謂周頌樂歌無韻亦武斷甚矣

錢心弟

頌韻茫昧於後世豈非千古憾事一經明眼人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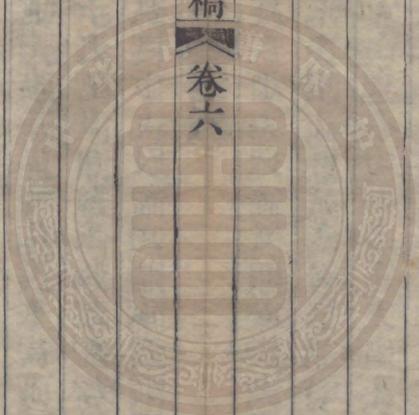
破知妙解只在眼前

繆醒園

湘谷初稿

卷六

十一



如賦如雜只否雜節

參頭圖

應讀茲和以發世豈非千古憾事一經明眼人覷

隨固然樂得無韻亦宜禮甚矣

錢心弟

字各有韻可謂見解獨闢世人但於句末求韻遂

易韻考序

易者卜筮之書。古繇辭率有韻。故六爻有韻。然彖象亦皆有韻。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蓋文王囚於羑里而作焉。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長言之。而音韻生焉。又聖人者，其德至於聖人，其善言德行亦為聖人之言。故周誥諸篇，或疑其複，或疑其脫簡，愚以為皆非也。聖人之德然，聖人之辭亦無不然。如喬嶽之在天壤，起伏千餘里，大山宮小山，小山宮大山，而成為喬嶽，使卽一邱一壑，求之則非也。故商周之頌，率一字一韻。夏時五子之歌，其一歌亦反復用韻。尚書堯典言堯之德，放勳

湘谷初稿

卷六

十一

欽明明德親族亦俱有韻。蓋皆長言之也。魏氏了翁論易謂經傳皆韻。近顧氏絳所著易音，僅十之三四。毛氏奇齡易韻謂彖象原辭，偶然及韻，殆皆不知句中有韻也。予是編詳於彖韻象韻，及六爻之韻。其彖傳象傳夫子用韻，則夫人知之也。第識魯無將伯之助，何異聾者審音，拊砮砮以為夔之鳴球也。不敢自寶，燕石出以問世。有指其謬誤，則幸甚。且不至與宋之愚同誚也。士諱

音科條譬類誠應義理

錢心弟

蓋文王囚於羑里而

是韻考序

陽明王氏之學與朱子若水火白黑之不相入也。其說盛於中明之世。而弊極於明季。顧時假合朱子。迷繆學者。然幸巨儒起。力排而絕之。以援後進。使沿朱子而尋孔孟之緒。無他歧異。旨亂其耳目。道至正也。顧在今日。而朱子晚年定論復行於世。愚者樂其簡便。高者慕其清虛。此倡彼和。眾喙一聲。嗚呼。是不知先世宿德。固已辭而闕之。如齟者不能遁形。明鏡之前也。彼入於其中。浸淫漸漬。多見其違。棄先正而自絕於孔孟也。且人何爲而學也。人受氣以成形。卽賦理以成性。然而天不能

湘谷初稿

卷六

三

合生者之稟而一之也。而有昏明純駁之不齊。聖人者興。於是倡之以學焉。是故有欽明之堯。而舜曰協帝。禹曰祇承。仲虺誥湯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湯誥萬方曰各守爾典。伊尹舉先王曰先民時若。而戒太甲則曰聖謨洋洋。嘉言孔彰。高宗傳說。君臣之間。言學尤備。至文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武王以兄勗弟曰祇邇乃文考。往敷求於殷先哲王。丕遠惟商考成人。別求聞由古先哲王。召周公。周公輔成王曰無遺壽考。其稽我古人之德。曰篤敘乃正父。是故王克明其德。而諡之曰成。王自言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孔子倡明大道而首言

學孟子言必稱堯舜曰聖人人倫之至自古聖人賢人之教學如此顧未聞曰求之一心而足也至斯以來誠說邪行不絕於世而其智者知遵孔孟大旨已矣顧未能極詣而顯著也迨夫有宋程朱諸子出而紹孔子孟子之緒天下後世一歸於正學然而等級次序未嘗少紊也朱子之時有象山陸氏然賴朱子力辭而絕之自宋及元至於有明之初葉儒者盛軌足模範百世朱子之學行也雖其間有異說者生然不足迷尊朱之士也自時厥後陽明王氏興以不事探討完養一心爲天下倡而世士翕然趨之跡其所指不出陸氏而洸洋恣肆

湘谷初稿

卷六

古

且益甚浮屠老氏無不剽取以亂正教以倣導於天下嗟乎其叛朱子者其決裂乎堯舜以來之大坊也且人之有學所以去惡而興善也不學而從事一心而服習空寂其心汨然無所事此老莊之徒流爲申韓而父子君臣泛泛若水中之萍其爲禍於天下豈難也哉夫學之不可以已也有如此然今之世巨儒宿德成說具在昭如日星而是書得行焉者後出不知服事先德之過也是書之害正非獨顛倒其年月而朱子告其人之本旨陽明務掩覆蔽匿故至於惑天下也不揣譴陋以朱子全書考證得如干條竊綴之如左有以匡愚之不逮

則幸甚非所敢云有所救正也

此作洵有功正學當與陳清瀾學菴通辨並傳君

舉

湘谷初稿卷六

五



此於前首... 五學當與陳清瀾學菴通辨並傳... 則幸甚非所敢云有所救正也... 舉

物於天地之間。厥號有萬。然而鉅細各稱其類。不毫末易也。河出崑崙。散如列星。顧奔騰駢注。萬里而不竭。其爲物鉅也。松柏之始生。不大異於羣卉也。而霜皮蚪幹。撐風蔽日。絕無伍草茅者。由不與凡卉類也。鄉之先生蔣君。向著醫略十三篇。旣行世矣。已而著儒林正紀若干卷。予客射陵。江右張子子岡復攜其所著史略若干卷。見示。深識偉議。雌黃百氏。於是知君抱奇長於撰述。有自也。君幼苦貧。旣長。猶不能從師受讀。顧自力卓卓。有聞於時。知其稟質之殊。而不溷於流俗也。素工醫精。

湘谷初稿

卷六

六

審角出儕輩上。顧慨慕往昔豪俊。發憤著書。皦然與古之作者爲並。知不汨於一藝也。雖然。君之賦資於天。旣大異於恆人矣。抑觀天之生物也。脛者不能化而爲翼。喙者不能化而爲齒。惟人不然。孟子謂曹交曰。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嗟乎。人之相去。倍蓰十百千萬。不可道里計。然而不能限其所。至此古之聖人。賢人。勤於作述。垂訓後世。異代而同軌。有以也。然則君之白首著述。孜孜千古。其意蓋有在也。而讀君之書。知好之而愕其詞。瓌瑋而連犴。然而不知求君立說之心。

者夫夫也豈非物而不化哉

歐陽子揖讓多古風 史小庭

吾鄉蔣君寶素精通醫理兼工著述洵博雅材也  
是序上下千古更有不可羈紲之勢 繆醒園

湘谷初稿 卷六

七



學卓士不千古更有不可羈紲之勢

吾鄉蔣君寶素精通醫理兼工著述洵博雅材也

湘谷初稿 卷六

夫夫也豈非物而不化哉

鴻傲小草序

名於宇宙間者。有人有天。越國處女。論劍術曰。非受於人也。而忽自有之。此天事也。維詩亦然。康衢之謠。所謂天籟也。厥後婦女童豎。田夫鄙人。矢口成章。皆自名世。十九首五言權輿。惟其真也。晉之元亮。唐之少陵。各得斯旨。故二家詩。非後世所及。南昌張子子岡。少孤貧。受書之日。至淺。及壯。衣食於奔走。而感慨無聊。不平。時發於詩。初不示人。一出。鉅公宿望。皆斂手。子岡至性過人。事嗣母孝。覓食四方。心無不在。母爲詩。未嘗不思母也。其他作。亦根於忠厚。或曰。使子岡多讀書。其爲詩宜不

湘谷初稿

卷六

六

止。是予曰。否。否。詩者。性情之所發。使無子岡性情純厚。雖雕繪滿紙。詎一得當哉。夫詩至今日。蓋有不可言者矣。姚東溟謂近世虛憍之流。以其豪豔猥蕩。傷風敗俗之辭。倡導後生。此溫柔敦厚之旨。幾乎其息也。子岡賦性既摯。而其言曰。予胸無詩也。然一有感觸。喉間骨骨。不吐之不快。又其爲詩。獨愛西京及杜少陵氏。故集中罕觴詠往復。光景流連之作。而勞人思婦。有感卽發。宛然風人遺旨。近集舊稿。得若干首。而屬序於予。予淺植。何能序子岡之詩。然讀其詩。怛怛有動於心。遂忘其固陋。而爲之序云。

絕似震川手筆

吳脩來學師

湘谷初稿

卷六

九

紫薇吟館詩序

吾友張子子漁。好吟詠。予交子漁。把臂笑樂。酣嬉淋漓。無不縱言。及於詩。顧子漁之好爲此。蓋有故也。昔逸少序蘭亭之會。謂情隨事遷。感慨係之。俛仰之間。猶不能不以之興懷。而人生天地間。耳目感觸。如太史公所謂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恆欲一有所發。況子漁生於浙。而客於江之南。又少逢寇亂。骨肉至戚。有罹其難者。而身世經涉。悲忻離合。與古之勞人羈士。不少異宜。其抑塞磊落。而好吟詠。有自也。且其詩以性情爲主。直抒胸臆。絕去雕繪之跡。久之。詩日益多。予勸其付諸剞劂。不至如飄風好音。忽焉歸於無有。顧子漁歆然爲謝。不敏。予曰。子爲詩。豈必與今之詞人。角逐騷壇。爭絺繡爲工哉。而身世經歷。戚離合。終已不能忘於懷。顧深藏篋笥。猶一見之於詩。然竟聽其等諸飄風好音。忽焉無有。而子之爲詩也。如飛鴻之踏雪泥。東西不計。吾知多情。莫子若。必不出於此也。子漁道寶應。予與之晤於沙溪。出前後作。授予讀。竟因述疇曩語。子漁者。書之簡端。以爲子漁詩序。時己卯夏日也。

古文工於用轉層出不窮

繆醒園

卷六

三

醒園詩序

予與繆子醒園少同里閨。厥後經寇難。適四方不相聞。知者若干年。已同客淮南。醒園以其先世文貞公西谿先生遺集屬爲校讎。因與往還。漸稔。醒園復出其詩稿示予。讀之則寇難時作。及離人羈客之詩爲多。予因之有感焉。夫古之詩人。多行役道途。羈寓客旅。故綿綿遠道。遂爲千古絕唱。顧去其室廬。背其井邑。又人之所甚不樂也。然使終老鄉里。與儕輩相角。逐卽濡筆伸紙。欲彷彿離人羈士之一言。且不可得。醒園產於潤。爲東南山水雄闊處。登臨瞻眺。足以助其興概。顧顛頓舟車。單

湘谷初稿

卷六

三

行遠寓而幽憂。會不可釋。然其得句。亦由是有。詩人悱惻之意焉。此其若或相之也。有唐子美爲詩家之聖。而驚心動魄。陵鑠風騷。皆寇亂以後作。今之人視子美。雖相去不啻萬萬。顧其情動於中。則一也。予亦遭烽燹。奔走道路至今。而憂愁無可聊。時見於筆墨。然年老才盡。意興索然。醒園齒方壯。思力甚專。其所就當不止予今所見已也。三復醒園詩。迴憶少同里閨時。已華髮。星星衣領間。醒園客居樊川。予旅館沙溪。而攜手三山。未卜在於何日。醒園客窗篇什。當日益富。予尙期徧讀爲快也。

也

醒園詩序

文生情耶情生文耶對此茫茫百端交集

繆子榮

湘谷初稿

卷六

三



與友人論文書

讀大箸灑然有出塵之致。敬服敬服。雖然昌黎有言。斬勝於人而取於人耶。將斬至於古之立言者耶。足下犖然自異。直欲自到於古人。而欲然不深棄蘭。而示以所作。幸甚。抑蘭所謂望古而不得其門牆者。然竊嘗自勸。今敢以質吾子。竊謂文者非學而然也。虞陸之歌。不假習而至。五子之辭。不擬議而成。蓋孔子晚而有作。而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今夫水清且瀾。漪可揭而涉耳。然而渾河之駛。洞庭之阻。曲江之深。海洋之廣。動心駭目。不知水之幾許也。苟挈瓶抱甕。欲彷彿四者。

湘谷初稿

卷六

三

之萬一。其涸也可立待也。詩文之盛。無過漢唐以來。然其間雄視百代。其得力豈自詩文中來哉。昌黎好言賈誼。劉向司馬遷。而佛骨一表。爭光日月。拱手入王庭。奏壁。忠義激發。使人對之。爽然不知涕之流落也。廬陵苦心學韓。然見義勇爲。不顧陷阱。杜少陵源出風騷。熟精選理。而每飯不忘君之概。見於言表。顧三子者。曷嘗呻吟咕。畧學爲如是之言哉。飲食男女。事親從兄。造次顛沛。笑語怒罵。無非爲文之資。而風雲變態。厓谷流峙。飛走動植。盈虛往來。皆所仰取而俯給也。逢比之熱血。首陽之枯槁。孔顏之樂處。楚纛之怨嘆。歌於斯。哭於斯。如

魚之有水如木之有土如飢渴之有飲食雖然竊獨有一說焉傳曰言身之文也又曰文以足言然則言之美特以飾身而非身之美惡之所係也而況於文乎吾子齒壯意銳苟至之以不止則質於行大發之於事而世之聞而仰望慨慕寤寐以爲不可及者將必有在而蘭之服膺吾子而思奉爲師法以之自砥顧以是瑣瑣者置之輔頰間乎闊絕伏惟愛時進德爲道自重不宣

直究古文之根源可與昌黎與李翊書老泉上田  
樞密書並傳 段慶安先生

湘谷初稿 卷六

三

與承受直先生書

蘭不敏。少之時無他嗜好。而竊樂觀古人行事。見古人之書。矍然若弋獵者之值雉兔。饗養者遇異味。登徒子見佳冶窈窕立其側也。然恆苦於孤陋而寡貧。力不能羅致羣籍。則聞浙之范金陵之黃。曝書亭之八萬卷。每用自悼。不克生長其時。私淑諸老緒論。而居不同里。聞不獲自託於後進。沐先達之手澤也。稍長。見舅氏蝶庵夫子齋中有書數千卷。私心竊自喜。謂獲此可藉手以見古人。不幸壬寅之難。舅氏諸書燼然絕於凶暴之炬。蘭親見其事。忽忽仰天自嘆。齒加長矣。古之人日益遠。

湘谷初稿

卷六

五

世俗之桎梏日益羈縻。其汨沒塵瑳而不克自振也。決也。咸豐癸丑。粵寇至鎮。徒跣奔走。偷活草土中。與世俗日疎闊。思得一楮半頁。以忘吾憂。未能也。乙卯。授館。向曲友人齋中。書如列城。見之狂喜。如久別者之獲晤。失遺者復得故物也。於是嚴立之程。不敢泛濫。以博觀懼其雜也。不敢窮日以殫精。傷其耗也。朝經暮史。而不敢躡取者。慮其鹵莽而不深入也。說部諸集。摩挲顧弄。而不欲究心者。其細已甚。且妨吾志也。然而人事間之生。徒間之病間之。其於讀書。暢然得一日之慊焉。蓋寡也。歲暮出山。擬來歲至館。大肆其力於諸籍。而賊鋒暴然。

向逼寇退。一至其地。則林木盡。室廬傾。欲問其事。而故  
入渺矣。嗟乎。蘭其不克自振。而終汨沒塵壙已乎。自幼  
至今。顛頓狼狽。或無書而不克讀。或有書而不卒讀。環  
顧其身。其去古人。尚不可以道里計乎。所謂君子之  
棄。而小人之歸乎。年日益長。神志日益荒耗。柳子所云  
讀古人一傳。再三伸卷。旋又廢失。其於讀書。亦末如之  
何也。已嗟乎。蘭幼託鄉閭家塾。日從事於鉛槧。而於  
今理道。雖愚無曉解。亦不可謂不有志於其間者。然  
此其時。日劫奪其志氣。如此竊自痛也。近子子避寇  
拜清光。先生不深棄蘭。手著作見示。卒業大集。靜穆

湘谷初稿

卷六

三

氣溢於言表。知先生澤於古者深也。蘭獨何人。獲與親  
炙。然私用自憾。敝廬去函丈匪邇。不獲時奉教言。而盡  
觀西山之藏也。林制軍奏議與墓銘。務望賜讀。篋衍祕  
錄。倘蒙不棄。并乞惠示。蘭泚手以俟。

此書見謝君好書如渴之懷。而中段讀書課程尤  
非他人所及。段慶安先生

中幅文尤令人往復不置。予生平嗜書。與湘谷同  
。所謂人事生徒及病三者之間。亦同南雷。謂有志  
人。讀書輒有物以敗之。是自古同嘆也。其故何哉。趙君

舉

與友人論留侯書

足下著論謂受書圯上無裨於良徒爲老人壞其心術  
推足下之意以良擊秦報韓義動天地及受書事漢多  
陰謀詭計又用柔善退有類於老氏以此爲老人所教  
夫老人教良何書耶固足下所謂世不得而傳也夫不  
得而傳似未可定其罪案也觀史遷所載謂太公兵法  
耳其卽今時所行太公兵法耶世固久知託之師尙父  
者也不得以老人所授在是謂非今時所行之太公書  
耶則爲孫子爲老聃爲一十七銘俱不得而知也夫不  
得而知似未可定其罪案也且良受書後居下邳爲任  
俠匿殺人之項伯跡其所行與椎擊秦皇時固不少異  
未見智深勇沈受書之益也而其後裨闔楚漢畫謀造  
策隱然如龍虎漢僅有一陳平與之匹又不得謂平智  
獨出良必待受益於書也顧良不得爲大賢非聖賢之  
正道如足下所云此非良之過良所事者漢高而良亦  
遂止於爲良也夫漢高從諫如流固明哲之資也然而  
不好儒冠儒冠來者輒溲溺其冠中食其叱謁者而後  
得見而良之事其主亦遂如酈生所爲與酈生伍而已  
迨夫全太子進四皓足下謂爲子樹黨豈足爲後世法  
愚則謂良智不可及也使良遇隋文明祖而爲此

爲齋矣。而良獲行於高帝。知帝明略高出萬萬。非尋常所能測也。刻印銷印。有同轉圜。且帝知安劉必勃。豈不知易長立少。必亂之道耶。而帝云云者。安其嬖妾也。良進四皓。如石投水。帝見之。有以謝戚姬矣。此良君臣之譎也。觀帝鴻鵠歌。有豪氣而無怒心。知帝不真心。易子也。顧謂良爲此得益於書。則不可世之論者。謂四皓無其人。良使其客爲之。因謂圯上受書無其事。良初見帝。謂爲天授。因爲此大言以動帝。其後見黃石穀城祠。後納之冢中。皆良之爲也。然則以狙擊始。以從赤松遊。終良之生平。固不可輕得而議哉。

湘谷初稿

卷六

三

雄悍如老泉。視東坡。留侯論精彩過之。蘇誠伯

覆魁將軍書

蘭白將軍執事。讀來教。至云於師門之誼。向不漠然。不禁慨嘆不置。相去數千里。闊絕數十年。而慕戀之忱。恍如一日。執事高誼。何其迥絕流俗也。蘭於李師。亦受業弟子。顧貧無以存活。見師屬人困乏。對之太息而已。愧不能欣助也。寇亂師子若孫俱盡。三孀媳東西奔竄。勞瘁忍飢。莫可告語。執事甫駐京江。卽望雲設祭。旋訪師親屬。勤思任卹。而雞鶩之誼。踵至。然執事不厭也。殷殷垂問。至諮諸方外。蘭於執事。無一面之雅。而過聽道路。哀然禮幣。屬爲師媳桑榆之助。顧蘭何人。能無赧然於

湘谷初稿

卷六

三

心耶。執事此舉。非獨李師二媳。蘇其涸轍。實於風教。獲大有裨。前執事蒐卒京口。返旆。倅至。愧不及奉教。頃赴省試。復不敢以一字徼隸人之聽。顧未能一日忘高誼也。秋闈至。鎮重以鄙人采薪之憂。不獲望見烏履。輒拜教之辱。愧何敢當。顧豈敢過不自愛。以辱褒寵。以負師之教育哉。臨楮。不勝馳戀悽悽之至。

取一古誼高情讀之氣厚

繆醒園

湘谷初稿卷六書

大清  
康熙  
庚子  
春  
月  
日  
書

